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五回 繪旗人薇垣聚 說訟棍花封射影

再說無燈台的憲太太因得了一起不喜近用女僕的怪症，遂立意改良，實行更換男僕。但他所換的幾名紀綱之僕，類皆年輕質弱，且大半未受過秘密教育，不到半月之間，都已達腐敗極點，不堪驅策。那日無燈台有個家鄉的農友來見，就請到內籤押房相會。正值憲太太發放那起不中用的家人出來，猶如斗敗公雞，一個個垂頭鐵羽，打從籤押房門外經過。忽被那老農一眼看見有幾個人臘從面前過去，他就忍不住冒冒失失的向道臺問道：『鄉親大人哪！你們此處，今年並未曾有荒年，怎麼有許多饑民跑到你鄉親大人的內室裡來的呢？我小老倒要請教你鄉親大人，是一件甚麼緣故？』無燈台被問，一時沒得甚麼回答的話，只好徐徐的應道：『豈有饑民能進我的內室？他們統是賤內的藥渣子！』那老農又問一句道：『太太是得的甚麼病？』無燈台見他問這宗事，心中已不耐煩，再聽他連追一句，又不好不答他，只得一扭頭去應道：『醫家說是調理症。』一邊就端起茶碗請茶，那籤押房外面伺候的跟班，就照例傳呼送客。無燈台又怕他不懂官場規矩，賴著不走，於是立起身在前引路。自己先走出籤押房來，一直將他送至花廳角門上，把腰一彎對他道：『明日沒有事再請進來閑談，兄弟少停就過去謝步。』那老農也不懂得謝步二字，正張了嘴在那裡想甚麼借布不借布，還要站著再問他一句，不意無燈台說完了這句話，翻轉身就進去了。他只好走出回寓。一路上想道：怪不得人說「人參比黃金還貴」，又說甚麼「何首烏三千年就成人形，會說話，都是補藥裡上品」。如今無太太得的是調理症，想是用得著補藥的了。方才看見的那起藥渣子，不是人參準是何首烏。這兩味裡頭總有一味是的。他又自言自語的道：『道地是值錢的東西，與眾不同，雖已成了藥渣子，還是活動的。但不知這二水貨檔有人家要買？價值與頭一次相去幾何？』

我同那位書啟老夫子聽了，都忍不住要笑，卻因我所坐的書房與我年伯的籤押房鄰近，又不便笑出聲來。再看雲卿，卻是一味的板著面孔，往下說道：『那位無燈台，有一天無意走到上房裡去，正值憲太太同一個書啟老夫子在上房裡秘密交涉。他又不肯進房，卻也不肯出去，只管在外間打雞罵狗的發騷勁。把那位憲太太鬧動了氣，搭著一雙拖鞋，背著手踱出房來，向無燈台問道：『你不在外面辦公事，卻來裡間胡鬧做甚麼？』無燈台正在那裡發作的高興，忽聽憲太太說他胡鬧甚麼，他忙平心定氣的答道：『不相干！今日寧波府請看戲，內中有一出《游十殿》，那一名大頭鬼實在作得像。我我我恐怕太太在內署一人寂寞，所以想進來演與你看，同那萊衣戲彩的故事一般，你我樂一樂，豈不好麼？』說著，就順手在廊下有一個柳門，拿將起來，戴在頭上，亂舞了一陣。還問他太太可裝得好？』

我說道：『他又不是瘋，忽然的拿個柳門磕在腦袋上做甚麼？』雲卿道：『你這個人真是沒有心竅。他不過是借這句話遮子面孔，好讓那姦夫離開奸所的意思。』我又問道：『後來那姦夫走沒走呢？』雲卿道：『他到度是沒有走。那位憲太太捧著一支水煙袋，用一張椅椅坐在上房門口，盡他頂著柳門舞了好一會，喝道：『看見了，不用再舞了，快點兒出去好好的辦公事去！』他答應了一聲『是』，噙著豬八戒似的長嘴，忍氣吞聲的退了出去，一個人坐在籤押房，唧唧噥噥的嘆氣。那起伺候籤押房的家人沒有一人不掩口匿笑。他就是看在眼中，也明知故昧，不去深究。』我說道：『這種人度量倒是特別的宏大，可惜祇是用在懼內的一房舍，若是用到處世上，豈非極有容人之過的君子麼？但是這樣卑鄙小人也會做到道員，而且還是科甲出身，真是政界上的污點！』雲卿道：『他同一位極知己的朋友談起他所以能飛黃騰達，忽而軍機，忽而關道，都是那懼內的能力效果出得來的利益。你笑他懼內不好，他還當作極有榮耀的一宗正經事業做呢！』雲卿說了此句，也不禁自己好笑起來。

我方欲辭了回棧，忽見一個人帶著一名府署的護勇，走進來回道：『王少爺的行李，已經起進來了，老爺吩咐鋪在小花廳的後面，叫過來知照一聲。』我聽見，就同那人道了勞，又向雲卿致謝，並請他轉稟他老人家，說我改一日再親自道歉。雲卿道：『彼此通家至好，點把粥飯主人，說甚麼謝的話？只是用的人多，恐有得罪你的地方，儘管替我責罰他們，卻不可忍在肚裡受屈！』我又說了幾句世務話，抽身想過去將行李檢點一過，不意雲卿一個最幼的兄弟，手裡擎著一本花紙，口中亂嚷道：『哥哥看新聞呀！』雲卿拿來一看，說道：『如今上海報館裡的消息真快，這件事還未出一禮拜，就已經印起畫報來了！』我忙問他：『是件甚麼事？可是你知道的嗎？怎麼總未見你提起呢？』雲卿就在桌上將那一張畫報展開來指與我看。我見上面畫了一進極大的衙署，東西轅門、鼓樂亭、旗桿各式俱備，那儀門上的豎額，同旗布上寫的官銜差不多，卻是「欽命二品頂戴賞戴花翎江寧等處地方承宣佈政使司布政使瑞」一行大字。我驚道：『這不是瑞方伯的翻卷衙門麼？如何畫到這張畫報上面來呢？』雲卿道：『你再朝下一張張的看去，自會明白。報館裡人最喜捕風捉影，但是這件事支不比無影畫西廂的！』我於是又揭過一張，見上面畫了三間敞廳，懸燈掛彩，鋪設得十分富麗。中間擺列了幾桌酒席，類皆杯盤狼藉，是個殘席的局面。內中祇有兩男一女，在那裡廝打，扯碎了一地的茉莉花朵。再細看那男子面貌，兩人大致相同，總是團貓臉，黑八字鬚，號志是弟兄一式。再去看那女子，倒還滿頭珠翠，遍體綾羅，容貌也很過得去。就是那裙拖八幅瀟湘下，弄得男不男兮女不女。一隻腳小如蓮瓣，一隻腳又碩大無朋。我看了莫名其妙。雲卿笑道：『你看見了懂麼？』我道：『大致兒懂一點，但是他那上面的註解，字跡過小，我一向有點近視，以致不過了了！』雲卿又道：『這件事就是文大爺他們父子的笑話，我因是老頭子的本省上司，不便張揚他的醜事，所以一向都沒對你講。如今已經堂而皇之的刻上畫報了，我就是說出來，料也無甚要緊。』

說著，用手指著那張畫報第二頁上圖的那個婦人問我道：『你可認得他麼？』我回答，怎麼一個婦人兩樣的腳？』我正要請教是句甚麼話，雲卿不慌不忙的道：『這就是此案的禍水中心點，他名字叫做『佛動心』，是新從北京來的一名花旦。他們戲園裡的規矩，花旦不是一律可以陪酒出局的。其中卻有個分別，我也不甚清晰他們的內容。但是聽得人說，花旦未進班子之前，班頭就得要問明他是清旦還是渾旦，那唱清旦的卻沒有人作伴，也不能出局陪酒。就是有人隨了來，不過父兄師保而已。渾旦的卻都姘有唱小生的同來。據他們說，大凡唱渾戲，必定用得著渾旦，同小生捉對兒演起來，才覺得有情趣呢！現在這個佛動心大約是個渾旦，所以翻卷借傳戲為名，就叫他侑酒。及至酒醉了，又要同他胡鬧。他拿一個優人，蒙翻卷大人下顧，豈有不千肯萬肯？但他卻未曾學會《西遊記》上孫行者的分身法，一隻鼓不能敲兩家戲，未免左支右絀，鬧得連腳上假蹺都弄鬆下來，這還成個道理麼？』我此時才心中明白，怪不得他本來是個小旦，所以一隻男腳，一隻女腳。便對雲卿道：『他倒合著一句《孟子》是：『問於兩大國之間，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』』雲卿道：『月裡嫦娥愛少年。他既是兔子，自然同嫦娥是一般目的，幾個花胡鬧，半推半就的，到底還是被文大爺拖了去。』我道：『就是文大爺不懼他父親，難不成佛動心也不怕翻卷動怒的麼？』雲卿道：『君子不重則不威，自己弄成父不父，何能再責備他人子不子呢？至於佛動心本來更是個小人中之小人，見他們父子已成勢均力敵之勢，他還怕甚麼呢？再說句笑話，左右是肉爛在湯鍋裡，天掉下來有文大爺長人去擋。到了第二天上，翻卷酒也醒了，他走過去大大方方的請上一個安，扯上一個謊，說：『昨晚本不情願隨大爺去的，經不起他力大如牛，硬拉了就走，一夜到天亮同他賭氣，連話都沒有講一句。』』我說：『翻卷回他甚麼呢？』雲卿道：『那種冷血東西有甚麼說得？縱是有點不舒服，當不起那佛動心一陣的假慇懃，祇要低眸一盼，又復回瞋作喜，萬事皆休。』

我道：『這喜同戲子來往，是他們滿洲人的特性，大約十個內中不過半個不染此種惡習。你可知道，同治年間，為一個極有勢力的旗人，同一個唱花旦的戲子交好，還幾乎鬧出大亂子來呢！那戲子生日是二月花朝前一天，剛剛死在三月底，當時京中有個好遊戲筆墨的一位漢尚書，就贈了那戲子一副挽聯是：『生在百花前，萬紫千紅齊俯首。春歸三月暮，人間天上總銷魂。』後來被那位極有勢力的旗人知道了，這個漢尚書就由此黑了下來，終身不克大用。幸而那個極有勢力的旗人自己天不假年，不然，這位漢尚書還怕不止於如此結果呢！這不是他們旗人喜交接戲子的鐵據麼？』雲卿道：『古今以來，因筆墨賈禍的不一而足，就是本朝那『可憐一曲《長生殿》，斷送功名到白頭。』的一件事，也不是為著喜歡唱戲出的禍嗎？但是別的旗人總沒有像這位瑞方伯，鬧得

一衙門的兔子，好似開兔子會一般。除卻稿門解大、解二，號房黃胖子錢穀靜齋這幾只影影在人耳目的有名兔子不計外，還有許多時來時去捉摸不定的。最奇的是大兔子名下還收了好些小兔子，名為傳藝。小兔子稱呼大兔子名曰先生，或曰幹爺。翻捲去年，忽然又奇想天開，在藩署裡花園開設一座酒館，無論何人，皆可以進去遊玩。他衙門裡有起無恥的書辦，將女眷打扮的同娼妓一樣，帶進去喫酒，聽說很有好幾家清白的家小，被翻卷賞識了，就即時補了正卯呢！」我道：「他們雖是不惜名譽，然要不干預公事，只在聲色上鬧點亂子，還算風流罪過，無足重輕！」

雲卿聽了，作色對我道：「小雅，你是個聰明人，怎樣也會說出這句糊塗話來？那起小人，你替他設身處地的想想，為著甚麼事甘心拿著父母遺體來奉敬他？你不要誤會了他們的目的。他們不是趨附他瑞璋，他們是趨附的那江寧布政司一顆冷銅。猶如從前年羹堯年大將軍征西藏回京，皇上郊迎，百官跪道，他忽然在馬上對著百官問道：『列公是接年羹堯，還是接年大將軍？』百官齊聲回他：『等接的大將軍。』他聽了，便傲不為禮，以為你們是恭維的朝廷爵秩，並非是敬重我年某。你想康熙年分，當時世風何等古樸！士習何等純正！一班濟濟雍雍的士大夫尚不免備於勢利，祇有大將軍三字在眼，並無一人是器重他年羹堯。如今世風日薄，人心不古，那起無恥小人，若非貪圖狐假虎威，竊權舞弊，這貪圖甚麼來呢？再者，這位翻卷大人，更是明目張膽的賣缺，居然將那江寧藩司轄下的各府州縣開了手摺，註明某缺若干，某缺若干，後面還寫著『誠信無欺，不誤主顧』八個大字，派了親信家丁，出去四方兜售。前日，有個人到藩署裡去尋朋友談天，打從翻卷的籤押房窗前經過，聽他在裡面高聲嚷叫說：『這個缺要算沖煩難三字上中的缺分，兄弟照定價打了八五折，已是格外克己了，萬難再讓。你老兄回公館商量了看，如果合算，不妨明日再談！』』聖人說：『上有好之者，下必有甚焉者也！』他們那起人要不為想影射在他名下弄錢，我怕叫老瑞反轉身送與他們開心，還怕嫌他年紀老，有鬚鬢糊嘴呢！所以早幾天，那號房黃胖子為著撞一個響木鍾，要不是他時運好，差一點兒被他撞翻了！」我說：「兔子俗說只會搗藥，居然他又會撞起鍾來，而且還會把木鍾撞響，豈不是那世界上的兔子比較天上的兔子更文明多了！」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我便問雲卿：「那黃胖子的木鍾如何撞法？」雲卿道：「黃胖子本同翻卷一日到夜在籤押房裡鬼混，一天，有一起請補銅山縣的詳稿被他看見了，獨巧這起公事不是買賣來了。銅山縣是徐州府屬著名的優缺，俗說金銅山銀如臯，每年穩有十萬的進款。這位請補銅山的知縣姓陶，本是做過上元縣的，制台因上元是個苦缺，所以當面吩咐翻卷，補他一任銅山，去調劑他的意思。黃胖子得了這個消息，就連夜的跑到那陶知縣的公館裡，先替他道喜，後來又密傳翻卷的意旨如此這般。大凡做官的人，聽見得缺，無一個不喜歡的，何況又是優缺？當時不問叫他許甚麼，他都肯應承，就言明瞭一萬兩，先付五千，餘五千出了一張錢店上條子，約定接到部覆，掛了飭赴新任的牌示，就立刻照付。這是去年年底下的話。一弄到前幾天，那請補銅山的咨文已奉吏部核准，照例就掛牌下札，飭赴新任。這位陶知縣大老爺接到這起公事，感恩無地，一面趕辦這五千兩銀子的欠款，同那上任的各項使費；一面就預備了履歷，赴各憲衙門稟謝。誰知見了翻卷，行了禮起來。他又重複請了一個安，口中說道：『卑職此次蒙大人的栽培，感激不盡。前日所約的五……』他方說得半句，就被翻卷接口說道：『某人，你補了這個優缺，是我在制帥面前極力的保舉下來的，你轉瞬就可以捐昇道府，同我輩是平行的人了，很可以不必這樣卑職大人的稱呼。但是老兄補了這樣一個江北有名的美缺，你到了任，卻如何謝我？』那位陶知縣正在疑惑，又聽翻卷說道：『向來別人總須先說定了，才可以照辦。如今你老兄這件喜事，可是我兄弟特別的情面，將來都要知道才好！』陶知縣聽到此處，才明白去年五千銀子是遇騙了。但是他也深知那黃胖子是翻卷的嬖人，他們神手通天，作出來的弊都是可真可假的，因此不便當面揭出，只好回說了幾句感恩戴德的套話，含糊著退了出來。卻立意翻轉臉皮，立刻就知照錢店，將五千銀票止付。黃胖子跑了幾次，付不到銀子。往陶知縣公館裡去，門上人又總回不在家。黃胖子心中已經猜著是撞木鍾的機關敗露了，要待發作幾句，又恐鬧出來，大家要分肥。不得已，走去同一個訟師姓吳的名喚吳鳴麒商議，要想設出法來去對付他。」

我問：「這吳鳴麒可即是吳麟伯麼？」雲卿道：「然也。」我道：「別人的歷史我還有不過清楚的，惟有這吳孝廉的事跡，連他娘胎裡的事我都知道。這個人要算極沒有天良的，他所行所為，都出乎道德上的範圍。他在七八歲的時候上書房，就同塾師做對，遇事不服教訓，塾師責了他數下，他就懷恨在心，暗中尋了一枚空雞蛋殼，輕輕的填在那塾師的便壺口內，其時又是冰凍的天氣，半夜裡那塾師將便壺拖上牀去，一泡尿還未撒到十分之一，已經鬧得同黃河決口一般，滿被窩又自又濕，只好穿起來，坐以待旦。後來他到十幾歲上，即不務正業，專以嫖賭為事，而且喜揀良戶人家嫖。所以一經入了學，就弄出那奸佔孀婦的案子來。前任本府孫海臣太守很說他士習不端，要同他過不去，當時將他衣領詳革了，發到學裡來看管。我們先君憐才愛士，白白地供應他一年的膳宿，分文未取，又替他設法復了功名，剛巧就是那一科中了舉，及至先君故了，他連一陌紙錢都未致送，我並非責備他報德。即此一事，已可得悉其人的心術了。」雲卿道：「一個人做了訟棍，還談甚麼心術？但是他現在已經捐了新海防的知縣，聽說還加了大八成遇缺先的花樣，指省江西，不日即可得缺。但不知那贛省的百姓，種了若何福果，才獲修得到做這位大公祖的部民？」我笑道：「任憑他若何刁狡，祇要預祝他到了任，恭喜他多遇幾起開教的案子，包管他張天師被娘打，有法無處使！」雲卿道：「有甚麼沒有法使？出進是抱的兒子當兵不心疼，拼著國民的生命財產、腦袋屁股去同外國人做交情，如今那些外交的能手，誰不是守著這般宗旨呢？」

我說：「你說了許久，到底那黃胖子的五千銀子，姓吳的出了甚麼主意替他取得來？」雲卿道：「主意倒是很毒，就是未免齷齪一點，稍惜名譽的人，是決不肯幹的。」我驚道：「難不成教黃胖子也拿著老本領向那陶大令去作毛遂自薦麼？」雲卿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那日黃胖子尋見姓吳的，就將此中情節一字不留告給他聽。他沉吟了半晌忽然對著黃胖子問道：『你可有老婆麼？如若沒有，趕緊兒去租一個來。』黃胖子回他道：『老婆是有的，你先生問他作甚？』他又說：『既有老婆，此事就容易辦了。但不知你的老婆程度可合得上辦這件事？可肯親自走一遭？你問明瞭他，將他領了來見我，我要當面試驗。還有幾句六耳不傳的秘訣須秘密交代，才可以去得呢』那黃胖子祇要能拿回五千銀子，就叫他將老婆留在錢莊上，他也沒得話說。聽了，就飛奔的回去，傳了兩名差轎，即刻抬到姓吳的家裡來。那姓吳的把他老婆上下週身打量了一番，見他穿了一件白灰漳絨的外蓋，下面配了一條元色緞綢的大腳褲，沒有穿裙，倒是一身小打扮。細看過去，雖說徐娘半老，卻也風韻猶存。黃胖子見姓吳的謎著一雙近視眼，儘管湊在他老婆身上慢慢的賞識，不覺發急問道：『先兒，唔賤內的相貌，可能配得上拿這個五千銀子？』（此句是南京人方言）姓吳的被他這一句，方才惶恐過來，自己也覺著太看得出神了，忙回道：『去得過！去得過！但是我要交代你幾件事：一、要忍辱負重，老著面皮過這兩三點鐘工夫。二、要照我吩咐的命令，不可前後倒置。三、銀子付到手，彼此須要四六對拆。』黃胖子三件事都應允了。姓吳的道：『嫂子還要請到後面去，叫賤內替他變變樣兒，改一改妝。這種安靜的神情還夠不上拿銀子的資格呢！另外，更有幾聲最要緊的話，不能當著人面前傳授，要秘密交涉方可拿穩呢！』於是姓吳的叫他妻子將黃胖子的老婆領到上房裡去。

約有一小時的光景，重複走出。黃胖子抬頭看去，只見他老婆雲鬢蓬鬆，花容暗淡，不覺喫了一驚！忙問道：『你這是一副甚麼怪現狀？』姓吳的走上來攔道：『你不要問，正要這副怪現狀，才能夠去拿銀子呢！你趕緊陪他去，切不要再延誤了。』當時黃胖子隨同他老婆來到錢莊上，站在門外遠遠的守候。約有一個時辰，見他老婆笑嘻嘻的提了一大包洋錢莊票，急急走出。黃胖子便迎了上去，替他老婆拎過銀包，一面問他到裡面去作何形狀？怎麼你們一個女人家倒反比我們男子漢有用呢？真是異事！你可將內中一點兒機關，快點告給我，免我心中煩悶。』他老婆就一頭走，一頭向他說道：『你讓我定一定神，我慢慢的告訴你。這件事連我都不知道是個甚麼花樣，那位吳先生教我幾句淡話，就會鬼混把銀子混了來。我到此時還同做夢呢！』黃胖子發急道：『你不要再多說廢話，快一點兒講了罷！』他老婆道：『吳先生囑咐我，一到錢店裡櫃檯上，先將那銀票拿出來，與他們店裡人看，叫我問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卻千萬不要鬆手。他們必定問你，這張銀票是誰給你的？叫我就說那天下雨，有一位甚麼新任銅山縣的老爺，在我家避雨，他一定要借我牀鋪睡一覺，是我萬不肯。他說道，婆子你的意思，我老爺知道了，你不過怕你丈夫回來，怪你同

人居處自由，將你休了，無人養活。如果為這點事，我老爺倒有個絕妙的妙法在這裡，包你沒有一點風潮。正是：
貨悖而入亦悖出，
循環天道自無差。
要知那知縣說出甚麼妙法，且看下回再記。